

德

鴻乙通卷二十八

存心二

智者心之靈智之用也未有出於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知有二乎哉聞見所以致知也孔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善多見而識蓋聞見雖得於外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

卷二十八
誦之徒博覽於外無得於內亦非如二
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
其心之所在何益然必先求吾心乃可

見古人之心此論極好

鶴林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至哉言乎信能此吾心卽造化也殺之
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
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所講不在伊呂

下鶴林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蘇子由論
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
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
全不亂物至可否因其可否而我未嘗
思未嘗爲是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

偶何以通天下之故哉禪家貴真空不
貴頑空蓋頑空頑然無知真空則猶之
天焉湛然杳然原無一物四時自行百
物自生燦爲日星溷爲雲霧沛爲雨露
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所謂湛然杳然
者自若也穎濱深味禪語故論如此

鶴林

書云思曰睿睿作聖楊子云心神恍惚經

緯萬方孔叢子云心之精神是謂聖管
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鬼神將通之
精誠之至也邵子云天向一中分造化
人從心上起經綸易又言何思何慮何
也蓋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
思也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
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痾瘻
之承蜩豈更待於思耶

鶴林

此方寸地其細無倫克之包八荒備萬物
無界限無方體孔孟程朱治地之農師
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
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
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
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養
灌溉法也時習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
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
懲慾必窒情必警輕必矯無積之言不
聽便佞之友不親芟蕪耘鋤法也優游
而厭飫固守而靜俟不躡等不凌節不
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握苗橐駝之
善種樹也此可言善治地矣然是地也
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
難於封植惡種常至於蔓延然則如之
何在蚤辨

方寸地說

孟子言求放心邵子曰心要能放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埭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縲錠固在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荒蕩能放者開闊荒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鶴林

牛馬家畜也縱之垆牧則悍鷹鷂隼鳥也一爲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呂吉甫表曰靈府之間有若清眸之上雖

留金屑亦翳神光

宋文鑑

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妙悟卓情自生是非謬亂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爲真心以此治心心自靈妙導物指迷孰不從化

浮山實錄

死心謂陳瑩中曰欲求大道先正其心少

有忿慥則不得其正少有嗜慾則不得其正自非聖賢應世安得無愛惡喜怒直須不害其正是爲得矣

廣錄

圓通曰治心於未萌防情於未亂蓋取諸豫事豫爲之則易卒爲之固難古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誠在於斯

九峰集

天地至大矣而不能置於虛空虛空無盡矣而不能置於吾心之外以心觀物物無大小以物累心心不能覺唯知覺者始知心外無物也

寂寂惺惺者性乎惺惺寂寂者心乎心量本自廣大而隘者不能盡也性地本自靈明而迷者不能知也存心者存其操存捨亡之心養性者養其不增不減之性

裕宗問王恂以心之所守對曰許衡嘗言
人心如印板板本不差則摹千萬紙皆
不差本既差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
稱善元史

心無形影未易捉摸治心者惟於其發動
處着工夫耳譬之水本靜波蕩之波平
則水靜矣火本明烟鬱之烟透則火明
矣心本正意或累之意誠則心正矣金

履祥說

孟子言求放心邵子曰心貴能放李延平
曰欲盡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貪
着釋訓有放下着語蓋能放下即收來
也

莊子曰憤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憤
驕二字深著人心之險書曰若朽索之
馭六馬以六馬喻人心也馭馬在乎羈

卷二十八
七
鞫御心在乎持敬敬者聖人所以成始

成終者也

筆疇

人心如槃水也措之正則表裏瑩然微風過之則湛濁動乎下清明亂乎上矣夫水方未動時非有以去其滓汙也澄之而已風之過非有物入之也撓動則濁起清自亂也君子謹無撓之哉

西疇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覺動而常定非不動不靜也溥萬物而無容心可也欲盡流注其可得乎

草木子

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也存乎人心而不離宰萬物而不顯此所謂天也求天於蒼蒼之表忽天於方寸之中如之何而天應耶

筆疇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曰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

窮之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可謂知行兩進矣

草木子

許魯齋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公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公曰梨無主此心獨無主乎

畢

相錄

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天一生水之證也

景行錄云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心不清無以見道志不確無以立功

人性如水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則不可反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

法莊子曰刻核太甚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景行錄

人之容貌服飾皆可矯強欺人惟此心最
不可欺一有欺心人誰信之省心錄

只這主張形骸的一點良心常然靜定便

是超凡入聖

集語要

鑑明者塵埃不能汙神清者嗜慾豈能膠

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則人欲無隙可入天理皦乎昭融

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
不瞬若非平日心養得清明精神養得
完如何強得昔有學於鬼谷者教之事
神其人日走藜祠而禱之先生曰所謂
神方存之謂也今夫置一桶於平地履
之坦然移而梁架之解不趨勉又移而

架之不測之淵足未躡而汗浹股栗矣
容足之地夷險何異而安危若此足無
改而神有變也至人不懼其神定也神
人不懾其神運也是故入水不濡入火
不熱藐姑射之神豈異人事哉其神凝
故物莫之能傷耳

列子云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意謂對接世
務止用形骸其心泊然不動者也貫休
寄佻師云舉世遭心使吾師獨使心萬
緣冥目盡一句不言深出世之法當如
此

道不虛則有形者何所置人心不虛則無
窮之善自何出焉故曰虛則能容能容
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獨立獨立者堯
不加多桀不加少然堯得之桀失之也

集要篇曰試嘗自審曰妄念息乎外緣簡
乎觸諸境不動乎黑白無差別乎夢想
不顛倒乎方寸怡愉乎

一切妄念稍止息否一切外緣稍簡省否
一切觸境能不動否一切言語能慎密
否一切黑白咸分別否夢想之間不顛
倒否方寸之中得恬愉否道力淺深自
審方知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機也垢之初
六惡機也善機不可不究惡機不可不
絕朱子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
亡只於此處看破實治已治人之至要
也薛子

造化無一息之間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
天地之化不相似故曰天體無外道體
無外心體無外薛子

萬物不能礙心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盡淨方見薛子

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

與掃却浮雲太虛自清撤去蔽障天理

自著又曰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

遜形心明則理無蔽障薛子

心虛涵萬理心存則萬理森然又曰胸中

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薛子

操心一則理義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

定而不浮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偽

惟有操心是要歸養德養身莫過於操

心之一法也薛子

夜氣如泉源淆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

以貴乎存息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

一日之間常如平旦則心無不存矣薛子

子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於吾何有人能虛中
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矣

薛子

養得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有欲則
邪得而入無欲則邪無自而入且無欲
則所行自簡覺胸中寬平快樂靜中有
無限妙理

薛子

心無所主則一日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
不至哉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
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天理
否

薛子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
默之間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
邪並興

薛子

人之念慮不正有二有妄念有惡念思慮
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
之事惡念也二者心纔知覺卽惡絕之

必使念念皆出於正不正之念自消斯
須不存便與理義皆馳可不謹哉薛子

凡物虛則有神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
則靈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老子曰虛

中生萬物所謂谷神也薛子

爲學第一工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躬
行踐實皆由此進薛子

莊子言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

不藏程子所謂形容體道之言此類是
也薛子

心外無理心外無事故心外無學譬之植
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
漑之者也扶植而芟鋤之者也無非有
事於根焉耳矣陽明

心之官則思思是心職良知是心之本體
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根柢造化貫串人

物周流變動出入無時如何禁絕得只是提醒良知真宰澄瑩中立譬之主人
在堂豪奴悍婢自不敢肆閑思雜想從何處來

陽明

於善心之萌也若食者之求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臨千仞之崖惟恐或墜也於不善之萌也若鴆毒之投於羹也若虎狼之橫集而思避之也若盜賊之侵害而思勝之也

陽明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其外好

陽明

躁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
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
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

也不存者不學也

陽明

先生征涑頭以書報學者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竒特斬絕之行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爲貴也

陽

明

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羅浮之岡引盼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日仰見羣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天地不同所遇隨變况人心易於蔽者乎

白沙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萬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

沙

心具衆理乃氣之靈者故養得心卽養得

氣心也理也氣也三而一者也

敬齋

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敬齋

學者之心發於理義者常微役於形氣者

常衆以彼之衆攻吾之微如國勢方弱

而四面受敵其不亡者罕矣

敬齋

定心亦在養氣養氣莫如遣思人能從慾

怒過後作想神自清氣自平

今人有遏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

制此心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

聖賢只戒慎恐懼心自存何嘗拘制此

心不令放只整齊嚴肅心便一何嘗遏

絕思慮求不絕

敬齋

人與天地參爲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

殼內一塊血氣聖人可學而至要不外

於一心事事從心做工夫是入孔門大

路月川

人心形氣之私本危能收斂入來道心性
命之正本微能克拓得出則日用間無
徃非中由人心而出者無非道心之流
行矣故先儒曰有人心而道心為之節
制人心皆道心也

月川

盡心知性乃格物致知之驗也存心養性
乃誠意正心之功也

整庵

所發者淡則私欲之心自平定所為者和

則躁急之心自消釋

整庵

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
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

測故危

整庵

室垢則潔之身垢則澡之雜念龐心俗好
薰心其言誘心尤物賊心未有為之濯
拭者何也故識變而後障礙除識泯而
後混沌合

羅念庵

聖人之心清明象天故能照物廣大象地
故能容物

潘南山

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心不
曾收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
百餘日却去讀書一覽無遺

人從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後
聲臭日增一日何由至道今須還淳反

樸以回造化

魏莊渠

收斂停畜深造默成方是天機之學其機
只在此心操存舍亡所以君子貴戒慎
恐懼也

魏莊渠

都穆輯清事名其書曰玉壺冰愚意紙上
玉壺冰不如心中玉壺冰心中有玉壺
冰不如心中無玉壺冰

晁文元云置心空中不令着一物白沙云

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庶運用得轉耳

持守正念之法如執玉如捧盈如收蜂戰戰兢兢惟恐失墜故文子曰既已得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虛靈之地神明所居不可以他物雜之他物雜之則神明不守身無所主危矣顧希武

良心在夜氣清明之候真情在簞食豆羹之間故以我索人不如使人自反以我攻人不如使人自露

先儒謂良心在夜氣清明之候予以真學問亦不越此時

必也行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
纔利心消盡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方纔名心消盡必也如孔所謂不知老
之將至如孟所謂夭壽不如方纔軀殼

心消盡

涇陽

心是箇極活之物不由人把捉虞書惟精
惟一南華經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
足以形容之孔子古今第一大聖用了
七十年磨煉功夫方道得從心孟子古
今第一大賢用了四十年磨煉功夫方
道得不動心蓋事心之難如此告子最
來得易却又差

涇陽

收心者進道之權輿省過者入德之關鍵
葆真莫如少思寡過莫如省事善應莫如
收心解膠莫如澹志

一物櫻心則耳目口鼻皆非吾有而况於
展曆乎故無欲乃可以行王道一事媿
心則贊御陪隸皆爲吾制而况於建豎
乎故直養乃可以塞天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趙閱道之懸先象于
室中以防危也人生不可無此刻厲苦
工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趙閱道之每夜
焚香告天以防崩也人生不可無此乾

惕苦行

心爲嚴師無行其所不安無行其所不忍
卽尠脩不患于多悔矣書爲益友資之
以啓吾神智資之以廣吾識量卽索居
不患于離羣矣

聖賢收束重其身心今之收束重其軒冕
操不同也然借妄可以脩真聖賢功行
累諸閭室今之功行累諸大庭致不同

也然治末可以循本

只在惺惺不在錚錚只在了了不在皎皎
此心有烟戒則盤盂戶牖之銘皆屬鏤脂
當境有擲持則嗔癡喜憎之妄總歸點

雪

思無邪此是聖賢獨諦良其背此是性命
雙脩

卽事求了事無了期以心自了則事了矣
卽心求了心無了期了其所了則心了
矣浮氣擺落得盡心境如秋空晶昊那
有鬢鬣氤氳結習剖剝既深心體如冬
幹霜枝無復葳蕤灌莽

柄在心故潛神退藏个中有無限光景機
在目故迴光返照个中有許大幹旋

有彊而後有弱有勝而後有負有寵而後
有辱有得而後有失惟去其彊與勝寵
與得之心則現在皆適境矣人知怒之
害而不知亦有喜之害人知毀之患而
不知亦有譽之患人知損之累而不知
亦有益之累人知退之虞而不知亦有
進之虞惟澹其喜與譽益與進之心則
隨遇無伏憂矣

天道猶之張弓勿自處高以速其抑人心
猶之操鏡勿自顏妍以益其媸

鴻乙通卷二十九

存心三

關尹子曰心鏡也垢積之而光昧君子卻
 積累之垢諸葛孔明曰心如秤不能為
 人作輕重程伯淳曰心如穀種隨處發
 生許平仲曰心如印板板本不差則摹
 千萬紙皆不差西疇曰心如槃水措之
 正則表裏瑩然凡此喻心最明切總不

若能者菩提無樹明鏡非臺灼見本來

鴻乙

人心至靈必有所主有主則虛虛者內不出也有主則實實者外不入也容成之抱一陶唐之執中洙泗之立本至人輕天下細萬物同變化宛轉屈伸神無累而志不懾其主定也後儒衍之曰主敬曰主靜曰主一敬者主之憍憤我慢者奴之靜者主之棼糾轆轤者奴之一者主之二三躡駁者奴之昔賢每噓心曰主人翁在否主翁在堂臧獲盜賊闖覘無隙無主者敗垣破壁胠篋四出驅逐不暇故曰神明之主曰一主當權羣邪退伏此冥心定性之學宜亟講也

鴻乙

天地萬物橫直只在空上空者萬有之妙用凡物唯實則窒唯空則神二儀非空

無以亭毒四象非空無以照臨金非空
不鳴水非空不注木非空不䟽火非空
不燄心非空則槁而不活蠢而不靈物
而不化故曰太極一圜中空無物曰人
心不着一物太極之妙自見又曰人心
無物自是空體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
運用得轉凡皆論心之注䟽後學輒詆
釋氏談空彼且識空何狀識心何物此

孫卿氏之賤儒也

鴻乙

人心之靈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徑寸而百
千萬里瞬息而百千萬世故曰心神所
爲醒發轉運其神者曰思人世形色名
象紛綸龐雜總名曰物人心不思蠢而
不靈兀而不動一物也且爲枯槁且爲
奔軼且爲糾焚何神之與有故曰思爲
神明曰思作睿睿作聖曰思之思之又

重思之鬼神通之評季友蓋曰事思至再即云得理矧乃至三重許之也傳注三則私意起惑將無與再思之旨盤乎鴻乙

非辰者天之心也人之所以能旋乾轉坤者亦心也心能旋轉不謂之非辰乎林

子谷

心如死灰宗滅也心如宿火宗感也

荀子云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內亦然釋氏云蹶者因地而仆亦因地而起外地球起萬無此理然則求心者豈外於此心乎楊子卮言

人求天於蒼茫之表吾孚天以心體之肅人觀天於法象之粗吾對天以精神之運東越筆記

心爲身之主耳目候於心心不在學則聽
誦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心
而後理義入焉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
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
之形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是
以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心駐於耳必遺
其目人不能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心不
兩用則手不兩運也奕秋之奕隸首之
筭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
奕敗筭撓是心不專一游情外務也

子新論

簡事則形不勞無爲則心自安恬淡日就
塵累日消迹彌遠俗心彌近道

璠壺玉

液

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
堂也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

脈望

聖人之道雖貴無心然識垢未除心豈能
盡必克念而後可以無念存心而後可
以無心如如此雖未至於知性亦不失爲
養性雖未至於知天亦不失爲事天但
恐中道而畫正助爲病耳

寂寂惺惺者性乎惺惺寂寂者心乎心量
本自廣大而隘者不能盡也性地本自
靈明而迷者不能知也存心者存其操
存捨亡之心養性者養其不增不減之
性

人心本無一物自是空體形生以後種種
世情牽引填壅始不能空欲復此空體
在一念知處用力昔人謂護心如護眼
好念頭不好念頭俱著不得譬之沙泥
金玉之屑俱爲眼障顏子之屢空老氏
之日損也

脈望

大學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
 矣老子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
 自虛矣釋氏謂宗滅者滅此聲色臭味
 而性自宗矣心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
 意有所著為物故正心誠意工夫全在
 格物上知即性也乃心之本體

脈望

無欠無餘之謂盡中庸盡性之盡無欠也
 孟氏盡心之盡無餘也人之不能明性
 者以有心為累意必固我皆心也有一
 於此性為之蔽四心盡絕而無有則性
 如日之方中羣陰掃盡矣故心盡無餘
 而後知性曰心現則性滅性現則心滅

脈望

閑暇出於精勤寬悅出于祗懼無思出於
 能慮大膽出於小心又曰以無應有以
 簡應繁以靜應動以暇應劇便是回光

返照

金剛經之降伏其心道德經之虛其心易
之洗心其道一也洗心而退藏者心隱
於性也心而曰洗則無心矣

瓜望

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成金剛經住
心降伏其心能降則安心不起能住則
真心自存孔顏之四勿四毋皆禁止之
詞久則自然併所禁止者絕之

聖人以理義爲精神故方圓柔剛極於用
禮義之妙而人不可知行之之謂道得
之之謂德聖人以身心爲學問故天下
國家期於滿身心之量而我無所與措
之之謂事成之之謂功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
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
知得不能割斷耳

草堂隨筆

見超乎色之外始謂之明聽出於聲之外
始謂之聰汨沒于聲色之中者謂之聾
瞶超脫乎聲色之表者謂之聰明 稊林
不滯不移不屈持心所以養氣勿正勿忘
勿助養氣亦以持心 偶談

一盎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泰山滄海也
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大而
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置于芥子待大
而小則毛孔可容乎虛空故曰毫釐非
細間關其內虛空非大廣容無外

病之大者莫若生心心生則靡所不至矣
故曰眼病乎色耳病乎聲心病乎我唯
忘我者病所病可以藥天下之病

介然無知惟施是畏此老氏之言也曹溪
大鑑曰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則又
若有知不乖無知也老乎曹乎同乎異

乎吾不得而知付之副墨之子

明鏡止水喻心體也然常明常照常應常止依體有用用不垂體故曰體智寂寂照用如如若曰觸事生心依無息念則是隨塵動靜非具足體

清暑筆談

東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平旦昧爽之際在人者夜氣清明正生機所發唯物感之牛羊旦晝之牯亡存焉者寡朱子曰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的樣子當常存此心如老氏云早復

清暑筆談

月在秋水春著花容至愚者未有見之而不悅也不知外我一心水無所清月無所明春無所呈花無所榮知此者可與言卽物會心之大略也

鼓一鳴而三軍進金一鳴而三軍退至人之心無金鼓陽一舒而萬物茁陰一慘

而萬物彫至人之心無寒暑事一快而
人情喜物一逆而人心怒至人之心無
喜怒境一來而人心擾境一去而人心
寧至人之心無去來孔氏所謂絕四道
家所謂常清靜如來所謂生滅滅已也

理在人心渾然至一而已及其應務條分
縷析而不窮非體用有二也理之分量
隨物而各足也理具於心而妙於心無
心順理則無行不得有心裁物則理無
不滯庸語

聖人之心湛然爾已神人之心洞然爾已
湛然若水清明而無溷洞然若虛空廓
而無所有無溷則內外兩忘無有則物
我兩忘庸語

心其嬰兒乎方寸之地其家庭乎應物之

際其廣堂乎調嬰兒者不調之家庭之
內縱之挑達譎浪至於莅廣堂對大衆
欲其莊敬溫文得乎君子之教嬰兒也
不示以不正恐汨其性也不示以可欲
懼蕩其性也一言之失必諭止之一動
之妄必訓戒之薰蒸漸染日就于規矩
之中由是而出對大庭有不善者寡矣

膚語

心以斟酌百爲心多則亂膽以承當萬事
膽粗則拂故存心握膽夷狄可行剖膽
剗心金石可入

意言

心莫如虛行莫如易虛之爲用老子知之
易之爲素子思知之

意言

易牙能調人之口也聖人能調人之心調
人之口適其五味之宜調人之心觸其
五常之性

意言

有限者光陰無窮者道義倘來者虛境當
機者真心此心不着一物四海九州百
千萬世一時通透更無纖毫間隔

日省

雜錄

名心未化對妻孥亦自矜莊隱衷粹然即
夢寐皆成清楚

心本可靜事觸則動動之吉爲君子動之

凶爲小人

遵生牋

諺見流傳心在身中元來身在心中天包
地外身地心天海起浮漚身漚心海未
有此身先有此心幻身滅後妙明不滅
所以孔子許朝聞而夕死莊子標薪盡
而火傳

五鼓夢初迴羣動聲未有而無思之心覺
惺惚無作之氣方冲融無物之音聞玲
瓏三者混同恬愉何窮而我遊戲于其

中

毀光氏晚坐見纖雲斷空太清朗暢歎曰
人心得如是乎何論道矣雲霧障天過
而復朗太清也事物經心去而不留亦
太清也

人但知雲雷過時虛空無恙不知正當雲
與雷震時彼自馳驚于虛空何礙事物
過時方寸靈明無恙卽應事接物時不
過以事處事因物付物于方寸靈明何
礙如此名爲至人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
馬者紀昌視蠱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
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朱子嘗言劉晏
見錢流地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自謂
看得聖人言語熟透直見聖人之心從
面前過學者未能此安能以自信耶餘

人有放心只是志不立此志果然堅定氣
自然精明自無放心之可求且如人平
日貪富貴厭貧賤日夜謀慮萬端心放
極矣一至臨陳此心絕無只爲救死之
志勝心自戰戰兢兢不敢放耳

湖海搜

奇

松本無聲風入濤生銅本非鏡鏡成生明
無情者有情者之待也無聲者有聲者
之待也有待無待者皆無自體唯是心
建故無我者雖處吉凶之域吉凶不可
得而感也

無雲之月有目者所快覩也而盜賊所忌
花鳥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者因
之墮淚驚心故或見境以生情或緣情
而起境

清暑筆談

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
於其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
與物交欲惡起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惱
安樂性此之謂內寒暑

清暑筆談

人之精神貫金石動天地何所不至哉患
在有以分之而不聚聚歸一路又患不
知訣竅而用之徃徃苦難不入因而墮
落必如痾瘦丈人之承蜩也用志不分
至不以天地萬物易而後爲聚必如庖
丁之解牛也用刀砉然芒不少挫而後

爲知訣竅

小言

雲白山青川流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

萬境自閑人心自閑

小言

延陵李子掛劍處生草一種能療心疾信
心之所感也子陵釣臺盡生白茅貞心
之所感也長樂鍾室草丹如血漬怨心

之所感也

此身爲衆苦所集有問大熱向何處避曰
向鑊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

清暑筆談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
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
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
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有天地

也

清暑筆談

人之幻形不過行尸坐肉耳至妙用處直
特有精神在顧善用之則爲李鄴侯精
神大于身不善用之則爲錢世儀精神
蒲腹語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是由
心生非可襲致者人能養正肉克精神
外溢無慮用之弗善矣

屬續之時般般物皆帶不得止帶得此心

却教壞了是空身歸去矣可謂萬古一
恨象山

蘓峻渡江司馬流之守江濱當食不知口
處李全爲趙善湘所逼令人抱持不知
手處蓋手口應心有所恐懼不知處也

此可爲正心章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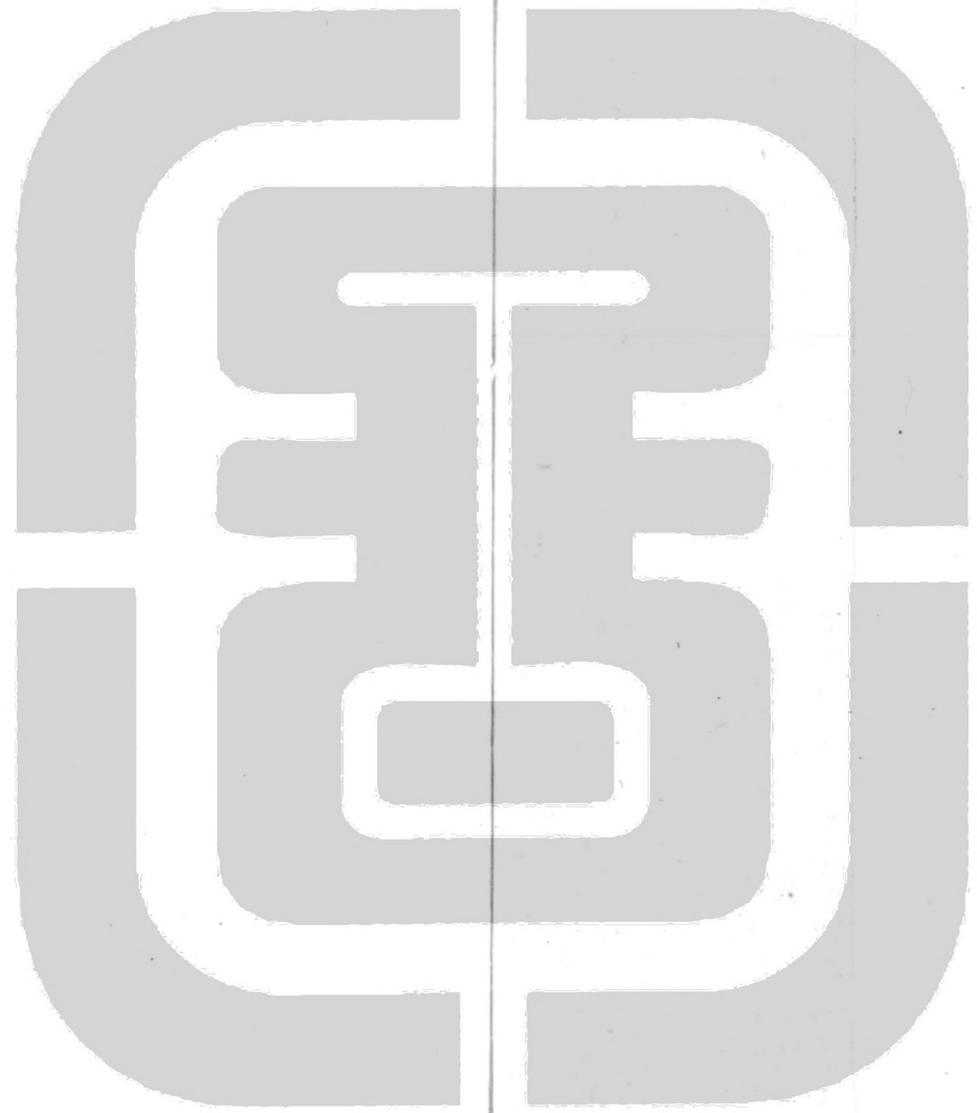
說儲

有膏梁子受業胡安定先生門少有羸疾
先生命讀素問一過其人慄然不敢恣
疾漸瘳故知治病先治心保攝于無形
非湯液鍼砭所能比易曰無妄之病勿
藥有喜心無妄則藥可勿試矣

鴻乙通卷二十九終

鴻乙通

卷二十九



卷之四